

[日] 辻仁成 著

章蓓蕾 译

总有一天， 再见，

辻仁成
サヨナライツカ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〔日〕辻仁成 著

章蓓蕾 译

再 见，
总 有 一 天

辻仁成

サヨナライツカ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,总有一天/(日)辻仁成著;章蓓蕾译著.—
4版.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256-8

I. ①再… II. ①辻… ②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
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4365 号

SAYONARA ITSUKA

Copyright © 2001 by Hitonari Tsuj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SEKAI BUNKA PUBLISHING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itonari Tsuji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149 号

责任编辑:刘晶晶
特约策划:蔡耘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再见,总有一天

〔日〕辻仁成 著

章蓓蕾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经 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119,000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56-8/I·4161 定价:26.00元

サヨナライツカ



人活着，必须随时准备说再见。

最好这么想吧，孤独是最不会背叛人的朋友。

为爱却步之前，最好先去买把伞。

不论如何被爱，绝不能轻信幸福，

不论如何爱人，绝不要爱过了头，

爱，像季节般的东西，

春去秋来，只不过为人生增添色彩，令人不至于生厌。

说爱的那一瞬，爱已成稍纵即逝的冰片。

永远的幸福不存在，同样的，

永远的不幸也不存在。

总有一天，说“再见”的时刻来了，

总有一天，互道“你好”的时刻还会降临。

行将就木之人分为两类：

有人忆起自己曾被爱过，有人忆起自己曾经爱过。

而我，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爱过。

第一部 模范青年

第一印象是不可轻信的。

当东垣内丰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底第一眼看到沓子的那一瞬，他做梦也不曾料到，在之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这个女人竟能持续不断地向他的生命射进一缕缕感伤之光。最初和沓子四目相望的那一刻，他不仅不曾感觉出任何命运的气息，甚至可以说，对她连一点点称得上印象的记忆也没留下。

好友木下常久把沓子介绍给丰的时候，丰只跟她简短交谈了两三句，几乎完全没觉得两人之间可能会发生些什么。因为当时在丰的心里，未婚妻寻末光子的身影早已占据了全部的位置。

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当时快满三十岁的丰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，假设那天的聚会不是为了向同伴宣布自己和光子订婚的消息，他对沓子会不会仅止于点头打招呼而已呢？这个问

题的答案是很明白的。只要看那天所有在场的男性，除了丰以外，众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杏子一个人身上，就知道了。杏子全身肌肤散发着光彩。她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、一双有如与肤发呼应的水晶眸子。以当时的标准来看，她的穿着算是相当雅致而有品位的，两条胳膊配上无袖洋装，简直就像直接从袖口里长出来似的，胳膊上的肌肉十分紧实，完全找不出一丝赘肉。两只手腕挂着白金手镯，时不时地闪烁着拜物的光辉，令她全身散发出性感的气息，也使人不由得幻想起她的裸体。

然而，丰却不曾对她留下任何印象。或许是因为他才从东京返回曼谷吧。他这次回去，结婚日程的细节都谈定了。自幼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长大，父亲常告诉他，婚姻对人生的影响极大，甚至比升学考试或就职的影响更大。丰的父亲是地质学界的权威学者，从小到大，父亲都令他深感崇敬，也因此，早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努力物色未来的妻子，而他身边也从来不曾缺过女人。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，至少在容貌上，他是深受上苍眷顾的。

“那女人说她对你一见钟情啊。”木下对丰说，同时窥视着他那双细长的秀眼。木下眼中的醉意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在

开玩笑，但听了这话，丰的心底却泛起一阵孤寂的激情，脑中浮现出前一晚离开东京前，与光子在帝国饭店度过的那段甜蜜时光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真想立刻飞回去，再把光子拥在自己的怀里。

光子虽说算不上美女，但不论怎么看，都是个动作可爱、态度可亲的女孩。她有个担任教职的父亲。不久前，她才从东京大学的研究所毕业，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艺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，聊起这方面的话题，不仅头头是道，更令人百听不厌。光子本人并不因此而表现出得意之色，态度永远那么谦逊有礼。或许，她的含蓄美德是来自出身华族的母亲的教导吧。而另一方面，可能是因为自幼就在家里受到充分的关爱，光子的行为举止极其优雅，性格开朗正直，各方面条件都令人无话可说，出身教养也几近完美。如果说，一定要在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孩身上挑毛病，那么也许她的完美正是她唯一的缺点吧。

光子表达意见的时候，态度内敛含蓄，声音却清晰可闻，而丰正是被她这种堪称才女的表现深深吸引。对处世谨慎、行事小心的丰来说，光子是第一个被他纳入结婚对象的女性，也是第一个让他觉得非她莫娶的女孩。更重要的是，

丰一向非常敬重父亲东垣内敏郎，而光子则是第一个让他父亲看上眼的女孩。

杏子为什么出现在丰宣布订婚喜讯的聚会上呢？老实说，丰也搞不清楚。大概是木下在什么地方认识了她，顺便就带她过来了吧。木下在“日侨协会”青少年部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，或许他是想在那个全是男生的活动里，带给众人一些新鲜的刺激吧。但至少在聚会上看到杏子的那一刻，丰觉得她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。

那个聚会的场地是在“石榴”，一间日本人经营的钢琴酒吧，地处曼谷繁华的帕朋夜市的正中央。酒吧的客人一般都是在日本企业工作的日本人，而且清一色是男性。阴暗的店里总是播放着日本流行歌曲，墙上杂乱张贴着居酒屋风味的手写菜单。在一九七五年那个年代，对充满望乡情怀的日本企业青年战士来说，“石榴”可说是他们在曼谷仅有的避风港。泰国和日本的关系虽然源远流长，两国从明治时代起就有来往，不过一九七五年前后住在曼谷的日本人却只有六千多人。或许就是因为当时这些驻泰的年轻职员不能常常往返两地，便只好借着这类超越公司组织的聚会，到这里来和同胞交流，以抚慰怀乡之情。

“石榴”的门口旁边有个小型吧台，那天聚会的时候，杏子就一个人坐在吧台的高背椅上，远远望着围坐在矮桌前的一群男人。男人勾肩搭背凑在一块儿交谈，远看有点像两队橄榄球队员正要抢发球。木下把杏子介绍给丰的那一瞬，男人全都立即转过头，向她行起注目礼来。这些男人全是日侨协会青少年部的会员，他们一致的反应有点像某人给他们发出了命令，也有点像在发泄刚才一直不能公然欣赏美女的怨怼。

一道青白色的灯光从酒吧上方照下来，正好投射在杏子头顶，灯光让她显得醒目，像是正要登台表演。两道强有力的目光从她眼中射出，越过眼前那群男人，直接射在丰的身上。“真是个美女啊！”木下低声说。若说丰这时对她并没产生任何感觉，可能也不算事实，但在木下说了这句可有可无的赞美之词后，突然有人拿他和光子的最后一夜开起了玩笑，丰的情绪就不自觉地回到那段甜蜜时光里去了，心也跟着一起飞回到四千六百公里外的日本去啦。

一想起光子，丰甚至觉得她那生涩的亲吻和爱抚都令他满足。或者说，光子在床上的表现越笨拙、越不熟练，他心里反而越发安心。将来这个女孩就要靠自己开发、训练

了。他想到这儿，不免更加觉得光子十分令人怜爱。

“东垣内终于要自食恶果了！”年轻男人笑着起哄说。

沓子的身影越来越暗淡了。

丰一面向同伴描述正在故国等待自己的光子，一面明确感受到心中泛起迎接未来的热情。

“结婚是什么啊？”有人向丰提问道。

“结婚，是一项合作，就是要共同制造一艘名为‘家族’的船。”丰回答的语调很清晰。

同伴又响起一阵喝彩。多么愉快又充实的时光啊！众人不停笑闹，酒杯反复在空中撞击，玻璃清脆的碰撞声混合着“干杯”声，喧闹声像合唱般演奏着。

那天欢聚过后，丰一转眼就把沓子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。直到一周后的一天，沓子突然主动跑去找他。在这天之前，丰的意识里几乎从来不曾留下过她的身影。

那是星期天的傍晚，虽说已是黄昏时分，炎热的曼谷气温却仍然高达三十多度。丰原本是日侨协会软式棒球队的队员，这天下午，他到日侨学校操场练完球刚回到家，全身上下只穿着内衣裤，还来不及淋浴，就忙着打开紧闭的窗户，想让屋内的空气流通一下。

就在这时，他忽听有人敲门。丰以为是住在附近的泰国朋友史蒂夫·曼桑达纳，他随手拿起一条浴巾裹住下身就走去开门，却没想到站在门外的，并不是在野鸡旅行社当导游的史蒂夫，而是一身雪白肌肤并且扑过蜜粉化过妆的杏子。老实说，第一眼看到门外这个女人的脸孔，丰并未立刻想起自己曾在“石榴”见过她。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的，是那一身粉红衣裙。她上身穿着一件无袖短衣，下面是一条迷你裙，裙边几乎高过膝上二十公分。她的四肢显得比较修长，鲜艳欲滴的双腿和双臂都像才从衣服里长出来似的，丰觉得她这身打扮简直比一个裸女站在眼前更令人血脉贲张。杏子手里抱着一束剑兰，头上像好莱坞影星似的轻巧地顶着一副大框太阳眼镜。说实在的，别说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曼谷，就算是在日本街头，她这身装扮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，真不知她这一路上是怎么走来的。

杏子连招呼也不打，径自走了进来，先把那束剑兰往桌上一抛，接着走到窗边，伸出头朝着窗外那条小路张望了一眼。这条小路是从素坤逸路延伸进来的，人称“一条通”。杏子从窗外回过头，伸手一使劲就把窗帘拉上了。室内的光线陡然暗淡下来，丰的记忆终于苏醒过来，想起了那晚她眼

中笔直投射出来的光芒。其实从他发觉杏子关上房门时主动扣上门锁的那一刻起，凭着某种所谓男性本能的直觉，丰的心里已经很清楚眼前即将发生些什么。

“你，这是干什么？”他问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而这时，杏子已动手解开衣扣，一件件褪去身上的衣裙。丰看清了这些动作的一瞬间，所有的言语已成多余。那道笔直而充满自信与力量的目光重新捉住了他的双眼，他在屋子中央来回盘桓，显得手足无措，怀着一颗小鹿乱撞的心，眼睁睁看她把纽扣一颗颗解开。那双又黑又大的眸子不时从一股股鬃发缝隙间闪着光芒。上衣的纽扣都在背后，她身子微微前倾，两手有如让人绑缚在背后，扭曲的身子构成一副无法形容的性感姿态。背后的纽扣全解开了，但她却不急着褪去上衣，而是继续伸手去解迷你裙的裙扣。一连串熟练的动作仿佛遵循着某种流程，那淡然的态度有如模特儿在设计师面前更衣。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，这女人竟连一丝羞涩的感觉也没有。

真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奇袭。丰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以及变成这样的原因，迷你裙就已从杏子身上滑落。紧接着，她又甩掉了上身的衬衣。转眼之间，站在丰面前的，是一个全身只穿了内衣的女人。

她伸手抓住丰的手腕，像是已经当了十年的情妇似的拉着他往床边走去。这一刻，她终于在丰的心头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。不，准确地说，应该算是第二印象，不过，第二印象反而比第一印象更令他震撼。

杏子拉着他的手，他感觉出手腕上传来一股极为庞大的引力。她就像太阳，丰心想，就像那不断烧炙着曼谷上空的南国的金色烈阳。

杏子显然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有信心。如果不是那么满怀自信，她绝不可能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。而事实上，她的身材虽然娇小，体态却十分成熟，不仅全身肌肤充满弹性，而且毫不吝惜展露自己的胸、腰、大腿。眼看丰露出些许兴奋的神情，她又趁势收回了攻势。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对年轻气盛的丰来说反而更令他心痒。杏子是那么凹凸有致，曲线玲珑，显然她曾下工夫精心锻炼。丰伸手触摸她的腰，感受到那片润泽的肌肉弹跳自如。窗外隐约射进一线夕阳，清晰地映出杏子臀部圆滑的曲线和轮廓。

抱住杏子的那一瞬，丰的心头当然不会没有光子的影子。然而身处曼谷的闷热之中，哪个男人能对裸体的异性视而不见呢？更何况，杏子这种肉体奇袭更具备了超越常理的

说服力。不论他从哪个角度前进，杏子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洋溢着丰盈欲滴的水脉。“我不能把她们拿来相比。”丰在心底告诉自己，但他实在无法抑制地想起自己和缺少情趣的光子之间的性爱。这份回忆令他的肉体感到一丝缺憾，而这种缺憾又正好刺激着他的心，使他不断生出兴奋的感觉。

杏子在床上的欢愉声既高亢又嘹亮，丰有些担心整个“一条通”都听得到她的叫声，忙伸手捂住她的嘴。但她的呻吟仍然不时从指缝之间传出，嘴唇不断触碰着丰的手指，然后，又因为无法承受而开始轻咬丰的小指底部，这一连串动作使丰的心如同火上浇油般愈烧愈炽热。尽管未婚妻正在四千六百公里外的东京等着他，但眼下这一刻，却是面前的裸体女人获得全胜。而在他到达顶点之前，杏子也始终不曾松懈下来。她倾注着满腔热情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想尽办法要让他亢奋起来。在杏子的努力下，原本因为满腹心结而有些畏缩的他，也渐渐地将一切顾忌抛诸脑后。

这种充满自信的肉体奇袭战术确实把丰打倒了，原本为了光子而坚守防线的心理，也多多少少动摇了。

光子是那种绝不主动求爱的女人。两人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光子曾执拗地抗拒，丰企图为她褪去身上衣服的时候